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面每行三英寸，高三英寸，每行收銀四元。新聞中，每行收銀三元。二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二元。三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一元。四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五角。五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二角。六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一角。七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五分。八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二分。九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一分。十等：登於新聞中，每行收銀五分。

申報

社址：上海
望平街

報價格

每張：大洋二分
今日：一版售大洋二分

穀 何法治金體弱及腸動力
 積托馬酸陰虛凡各種
 積之疾使風復元氣從逆
 即復請服行全球二十
 餘年之散拿吐瑾延
 年益壽粉有醫士一萬
 九千人之保證書及無數
 病家之謝函足證此粉有
 回復健康之能力也

粉 壽 益 年 延 瑾 吐 拿

和味華英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歐時洋行經理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築建
其齡百

中和醫院

留日醫學博士 廖煥章 院長

七等嘉禾章 廖煥章

日本京大留學醫學博士 廖溫仁 副院長

醫員 西醫王思義

電話 二六九七

內科 兒科 皮膚科 泌尿科 花柳科 性病科 婦產科 牙科 眼科 耳鼻喉科 電療科 放射線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牙科 皮膚科 泌尿科 花柳科 性病科 婦產科 牙科 眼科 耳鼻喉科 電療科 放射線科

內科 兒科 皮膚科 泌尿科 花柳科 性病科 婦產科 牙科 眼科 耳鼻喉科 電療科 放射線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牙科 皮膚科 泌尿科 花柳科 性病科 婦產科 牙科 眼科 耳鼻喉科 電療科 放射線科

此種外用藥錠
能免婦女受孕
且可預防男胎
梅毒每服一劑
十二枚售洋五
元外埠函購可
代在內埠購寄
中國總經銷上
海注冊界法大
街英租界四號
友良育製

是寧靜百齡的基礎。

建築百齡基。應在什麼

應在青春發育時期。就是十

至二十七歲之間。

●建築百齡基。應用什麼

建築百齡基。應服百齡糖。○

是建築百齡基的唯一材料。○

人發育有時期服百齡糖。使

部發育完全。則其體格羽

翼成。各科病弱。無由侵入

過人。成為身軀不壞之身。

之基礎。即等於此。故百齡

老幼百齡者。即是建築百齡

基。百齡子女。當其發育時

之服百齡糖。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 東南美術社廣告

本社專印代振商標代撰文字繪畫
告本即書報雜誌五彩圖畫章程股
名片每件精刻品玉牙石漆面
不價廉物美如蒙賜顧請移玉大新
中法藥房對面可也

專治喉症專售喉藥醫生

唐拾義

著名喉症丸
上海三馬路
父子大藥房

必時百強生驗
使君期動誠鑑各

元十打每元一瓶小元二廿打每元二瓶大	齡面？ 候！	四座！	齡首
司公福九	廣東大馬路門牌四號	行所	總發
號二四三中央中話電 所行發分 房藥大沙中全 房藥大沙中全 司公施先 司公安永 海上處售分 (售出有均房藥各)			

(本外埠各埠均有代售)

是丸功能壯筋骨健脾胃固精專治
精弱萎糜力單神經衰弱等症常
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深受社會所推許
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勞瘵之特效
實和平無驗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西藥血分毒除人身內毒實患花
柳者服之能去西生身清便凡疥癩
鮮有腫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

效如神

每瓶一元

此烟罐內附有獎券者甚多諸君得之可換左
牌各罐一罐換二罐
四罐五罐不等換得之
煙罐內還有獎券者一罐
罐蓋請一罐內有多洋
烟至無數罐之希宜
貴國君子幸勿失時
失之

生殖器科專月

淋濁梅毒乾道
振遺精早洩發
不全包莖月經
調白帶子宮病
以上各症非專門醫生
完治本院專門內科用
注射及各種最新手術
成藥口碑載道備有詳
索附贈二分

上海西門中華路黃家
馬安里

[illegible][illegible]

口 爾手新能 不 育不

各及署公各長省軍督蒙




大影戲機

令三均不與
部省蘇可論
保軍兩油
省安軍燈
市軍燈
官軍燈
員軍燈

庭意影美
巧玲巧等
瑤瑤瑤瑤
瑤瑤瑤瑤
瑤瑤瑤瑤
瑤瑤瑤瑤
瑤瑤瑤瑤

[illegible][illegible]

<p>●上海小西門外</p> <p>家庭工業社</p> <p>啓</p>		<p>無敵牌化妝品之一</p>		<p>品名</p>		<p>定價</p>		<p>批發</p>		<p>備考</p>	
<p>油髮生</p>		<p>大</p>		<p>每瓶五角</p>		<p>六五折</p>		<p>本牌生髮油</p>		<p>係合興金</p>	
<p>二號</p>		<p>每瓶三角</p>		<p>六五折</p>		<p>雞納霜製成</p>		<p>油用藥水</p>		<p>與金油</p>	
<p>三號</p>		<p>每瓶二角</p>		<p>六五折</p>		<p>油用藥水</p>		<p>與金油</p>		<p>與金油</p>	
<p>四號</p>		<p>每瓶一角</p>		<p>八折</p>		<p>油用藥水</p>		<p>與金油</p>		<p>與金油</p>	
<p>生髮油精</p>		<p>每瓶半元</p>		<p>七折</p>		<p>油用藥水</p>		<p>與金油</p>		<p>與金油</p>	
<p>杏仁規那</p>		<p>每瓶半元</p>		<p>七折</p>		<p>油用藥水</p>		<p>與金油</p>		<p>與金油</p>	

儒十世、林屋山人
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出診下午四時至八時
診所法租界貝勒路廿七號
天台山農具 電話三八三二

[illegible]

朱氏頭痛散

頭風此症痛如刀割，不論新久，服此散立見奇效。每瓶銀一元，南洋各埠均有代售。本藥房設在廣州，各埠分設分店。

總店：廣州大新街
分店：香港、上海、天津、漢口、北京、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寧波、溫州、杭州、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南昌、長沙、衡陽、桂林、柳州、貴陽、昆明、重慶、成都、西安、蘭州、迪化、烏魯木齊、拉薩、台北、高雄、基隆、新竹、嘉義、屏東、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一小時
切須疾癒之新醫術乎欲學不用藥
純正之傑作乎醫術乎欲治一
分毫之微細乎醫術乎欲究
醫學研究之精微乎醫學研究
本講堂均呈演內為附註一
工夫三個月即能成功學尤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持下明券將欲取送圖有敵
 券或地剪左案分顧小皮公
 來本人址下列閱文客册病司
 取人寄項書請如不率給著
 券 書 索
 每瓶七角每

皮病如疥癬癩疹癰及蚊叮蟲咬瘡

治痰 大瓶二元四角 小瓶一元六角
止瀉 每瓶洋一元二角
上海法界 鹿芝大藥房
北朱家橋 外埠加郵費二角 郵票九折代價

花柳下疳痔瘡
膿且愈後皮膚
試之便知此膏
每元

給 (晶報剪下)

安氏皮膚新膏一冊

姓 名

省 縣 街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

名馳氏安塊

《霜降》

孫中山死了嗎？

外子語

皇中、原不爲一件奇特的事。倒使中山來死、孫氏的這一句話、便是「孫言」、這孫言的人、不必說、當然是反對孫中山、希望孫中山死的人了。其實孫中山現在無反對之必要、何以呢？孫中山抱了一種革命主義、最狭小而切近的宗旨在推翻北京的舊觀、我們雖尊劉也不比中山好、我們當然無反對中山之必要、至於孫中山死、這理解更功極、一個中山死、無數的革命黨便跟着中山殉葬、那是絕無其事、可見得中山雖死、沒有什麼多大影響、我據這新聞觀察、覺得這孫言中山死的、也無大害、極力贊中山則說、說他不但不同、內容確是一樣、不過前後了倒一

近來北京大學裏、又出了「一個風潮」說是一位北大教授性楊的、自造空言說和女生韓桂華要好、的事爲了一封二千多字的長通信、給韓桂華、清

新聞報有

總統新聞報新近設了一個整理部、整理一切稿件、當然以免重複爲爲第一要義、可是五月十二日該報錄第二張要聞「蘇省煙厘待稅之交涉談話」、與同日第三張本埠新聞「蘇省捲煙待稅之近訊」兩條新聞、題目雖然不同、內容確是一樣、不過前後了倒一

新聞報有整理部

點，這段新聞，有二十五行之長，新聞報向來對於稿件，不肯絲毫苟且，非常寶貴地位，對於本埠新聞，加倍名貴，往往同一訪員的稿子，新聞報必定是刪無可刪，節無可節，方纔發出，現在同日登出同樣的新聞，在漢老一定要引爲遺憾了。

我替湖州女子哭

前兩日下湖的湖州人問什麼湖州鄉會，問得面面相覷莫不如今有人告我鄉會，我也記不了許多，如今單記一件事，替湖州的女人哭一哭，那同鄉會的章程會員一條底下，本有「不論男女」四個字，湖州的大好老同鄉抬抬招牌，先生大聲說：「女子應知三從三綱之教，女子為湖州人，嫁了一個非湖州人，或者女子非湖州人，嫁了一個湖州人，都應從夫，以為同鄉與否之標準，而在家庭丈夫死從子，更不

說，便是無入同鄉會的資格，當時有人說：周先生三綱中之君臣一綱，與女子有何關係？又有說：女子在家未父是同鄉，嫁出父便非同鄉，那末女子的籍貫，也未免變得太快了，這些話，雖有提議湖州大好老那裏說，唉！這不是湖州同鄉會的會議專制，簡直是湖州女子被湖州男子蹂躪與屈服罷了，湖州姊妹啊！我在日報上替你灑一點淚淚吧！

惠州王

吳佩孚近與人談，曰：「惠州王耳不良的影響，二人談間故，吳乃振，他有兩個爸爸，在娘肚裏，就騎，脾氣了，聞者咸以爲僞談，然何物惠州王。騎騰風所好。南歸意不別抱。生子也如斯。厥罪在胎教。山

職工教育館發刊記

從前南邊有位張老板，見開戲館容易發財，便改良舊戲棚，開出一間半新半舊戲館，竟成一副不完全的小京班，現在上海有位黃老板，也見開戲館容易發財，便提倡愛美的機關為題（不知與職工教育有何關係）雇了一班胭脂粉黛的演員來演

丁說來之說來，
烈粉樂水纔是，否則於營業前途大有關係。

又靴鞋問題

（一）

廣慶珠之鞋莊問題，筆戰於品報，廣

爲大略。題之所送，則巨韻闊
問題，與老譚所飾之蕭恩無涉
蘭圃繪事之工，與夫雲閣之
之富，可謂銖兩悉稱，愜張文

閉着扇，爐中烘着大風，自由將商子添加或移動，鬧得不成樣子，到後來大家都立着，這種辦理不善，我曉得辦事人一定要性觀客沒有程度哩，戲還沒有開場，我已已經發覺，只得走

着朝方靴，而圖則着鞋，真風猴精註云着朝方靴，而圖着鞋，揮打之金松註云，足下仍穿着鞋爲是，而圖仍爲有以救我，

着靴，從圖耶，從註耶，小隱先生當

有以救我，

百濟圖之十三
(李喬傳繪)

抗育

民國日報近來新闢一張叫「鑒於杭」
大家看了這二字，莫名其妙，有的
以為是杭州的教育，有的以為杭州
續陶瘋子

續陶瘋子志君止

妹們有興哩、珍珠娘笑道、我真忘了、現在正在園裏玩要、

大前門為最完美之香烟

妙雲聖閣記

三出家，前已紀之矣。昨夜江東叔子，邀飲蘭院，座上有客，召海歸之靈
靈者侍者，忽呼某子，某之，乃妙三靈侍阿毛也。遂與妙三近談，據言妙
三之出家，實有決心，蓋毅然然三關斷修，以儉自給。其度師高年有遺頌，頗
說法，妙三益堅未決，頓然自覺，自閉關修，即絕塵緣。屢日枯坐，惟兩佛
聖像兩相陪，雖其兄及侍兒，亦不與接見。有云此尼出，子初未能信，今午願車
至東城四牌樓北小街慈樂庵，叩關妙三，見比丘尼出，拒不相納，且通其清
靜狀，與侍兒言過符，遂極慙怒。聞妙三有兄，貨殖起家，初娶女弟之行，
不許歸省，茲知此悔悟，頗悲憫而收之，苦海自拔，回頭彼岸矣。

兔園與兔奴

也。不尤吾朝（未完）

大抵其意謂曰：故神國貪穢之風，無一不裨羅以角，以自鳴風雅者，其實豈但沽譽風雅二字而已，且並俗人之人格而亦蹂躪殆盡焉。請舉某某三旦之事實，以證吾說之非出於上列命令者之臆見也。

冷語

（號華）
（自北）
（京寄）

冷語

螺何以在滬無號召能力。綾柱丹知
楊貴忠技藝不佳。何以尚邀同南行。
不似楊柳。綾柱丹則無。何以絳法
黃楚九特開金塔打銅好者。而金
塔卒不能不登報道歉。劉鴻昇在文
明觀劇客。蓬頭演過之海上。禽挺處
因倒好打人。亦受警廳之懲罰。綾柱

口 特別介紹

宣統陛下便是聽。聞你愛才若性命。野有遺賢一個臣。之酒其名劉其性。累代承恩負忠跡。年方廿四一品添。金石書畫事事精。尤擅考據與鑒定。貿易古物有神技。忠肝義胆使人敬。至今不敢割辮髮。謹稱未奉皇帝訓。脣滑目秀無疾病。身材脩脩面白淨。豈惟應劉蘇振玉與王國維。學問且過虞許慎。目不識丁讀漢史。此文一傳誰不信。劉之酒會著一文。曰「許叔重目不識丁」。因我字從丁不從甲。考據雖詳確。且恐王國維所釋殷鑒之甲。為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原稿另登茲不贅。去年天婦會人親。那得單獨受召奉。禮曹宣用年少人。畢竟老了孝節鄭。當心我們曹總統。目光四射利用繁。四座全肅聞其端。已經不許商務印。之酒對付力有餘。首先能驅馬小道。除技登台扮武生。長靠短打帶帶硬。若使花旦配蘭芳。真比小樓來得俊。伊不出如古重何。費車輪轉快來聽。

白馬之白猶白雪之白

甚盛、賞壯丹者有白也無敢之歎、
 贈品之多、向來未有、而昌老一畫、
 飛公一時、山泉畫軸一、尤饒飄越、
 如絳雲所云、楊賓至到、陳穉稱不
 露痕、何以一唱隨、而欲與之續訂
 合同兩月、既是有他不多、無他不少
 、何以楊賓忠不肯續訂合同、即大起
 丹泉能待其背後有代爲厄人者、遂
 無人敢論其非、而大享盛名乎、然則
 藝穠者、非必貴其色德、實怕挨罵耳

送荀生次鍊

(老婦)
慧生年少，以瀛海祭酒之裔，善諱秦青之歌，歌曰吳淞，淞者秦時，秦擊斯底，言行突矣。茲又北歸，不能無詞以爲之慰，爰抒毫素，寫此驪歌。既曰過情之調，亦藉慧生之以諱。宜南君善云云，甲子洛陽傳二朝記於吳淞之白風堂。

甚矣。今觀自輿輿田脫離後，亦不願隨楊馬歸至奉天，現在兩城爲囑。當時與青跳騎之常女士，躍躍中央公園、飛渡北北京京。

○初十晚，白牡丹宴別紀念，申江豪舞發舊牌席，贈送花籃八九十具，集盾字畫銀屏掛軸等品四十餘件，台

一年有半

到了柳如眉這裏，只見來的客，已經不少，濟時道：「今天有好幾位，都是你們的同學，叔禮道：『我們同鄉。』在上海沒有多處是到親戚，濟時道：『剛想約盼爾來，叔禮道：『我們同鄉。』濟時說在亭子間裏打牌，叔禮道：『我去攜他，』他便陪進亭子間裏來，只見一桌紅紅，倒有兩雙是熟人，船艙見叔禮進來，便道：『叔禮兄剛轉來，叔禮說：『叔禮說：『叔禮說：』』」

兩個花枝般的人，這兩個，叔禮都曉得，原來一個名喚做青芳，坐着一個名喚做陳小青，都是不會破臉的小先生，都是最近的機起老羞，都是十五歲已過十六歲未到的年歲，那時兩船在一本正經的在那裏打牌，兩船也不回過去，這兩個，叔禮到來却來接耳，唧唧咕咕，在這兩人中，那青芳是一張小圓臉，顴骨的兩側，肌膚雪白，最是引人，輪口輪邊，兩個酒渦，一笑時深淺的顯了出來，陳小青要說肌膚面黃，竟沒有奇異的白，可是她另有動人的處，最令入注意的，就是她一雙纖纖的手，好幾條有許多說話，都從眼睛裏可以說得出來一般，其餘是瘦不脫骨，但是也只覺得他處處都好，青芳是雲秀有肌，陳小青是瘦不脫骨，都是俏俏處處，船艙見兩船背後，有一張沙發，便坐了下來，正在香煙與陳小青的中間，他見叔禮來了，談話也就中止了，叔禮道：『稿船，怎麼這上海堂子裏一點兒風雲之氣，都被你拔了下來？』

